

台灣教育六十年

(1949-2008)

是誰的教育

是什麼樣的教育

徐武軍 著



是競爭的對手(中國大陸)也好，合作的對象也罷，台灣總得要有點本錢才有資格談對抗或是合作。本錢就是國民的素質，或是國民的競爭力，這是要由教育來培養和滋潤的。

將大學的重點放在研究，即是在實質上顛覆了「學校」的定義和主體，由「學者專家」取代了「學生」作為「教育」機構的主體。在今後的廿年間，大學教師的總人數約為七至八萬人，而大學畢業生約有四、五百萬人。台灣的前途是由七至八萬大學教師來決定，還是由四至五百萬大學畢業生來決定？

—作者—

不但博觀而且深切了解全球教育「風雲變化」，通識或全面觀照「科普」或對全人教育的透視與達觀，須具備人文和自然科學的素養，並站在第一線教學陣線者的「教師」才有資格能力寫出。

—曹永洋·資深文史工作者—

如果不是在教育、學術界「進得去出得來」的前輩，無法看得如此分明；而如果不具備誠實正直的人格，也無法如此的一語道破。

—李淑珍·歷史副教授—

裡面沒有選邊站的言論，或者可以說都是站在學生的一邊，也可以說是站在長程整體利益的超然高度說的話。

—馬哲儒·前成功大學校長—

這本書在歷史上，至少是一個有心智識份子的見證，見證這一段的人生旅程（你及我的）教育對台灣年輕人的影響及後果。

—阮大年·前教育部次長及交通等大學校長—

ISBN 978-986-6480-28-7



00350



9 789866 480287

台灣教育六十年(1949-2008)：

是誰的教育 是什麼樣的教育

徐武軍 著

台灣教育六十年(1949-2008)：

是誰的教育 是什麼樣的教育

徐武軍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發行人 黃溪南

(116)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劃撥帳號 19389534(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100)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電話(02)2367-7878 傳真(02)2367-7431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02)2219-2080 傳真(02)2219-2180

印刷排版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226-4796 傳真(02)2226-5250

2010年3月初版 定價350元

ISBN 978-986-6480-28-7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摘要

教育是要培育受教人學生的態度和能力，使得受教人學生能平順的進入社會、能在社會中生存和持續發展。正常的教育建立在兩個原則上：一是認同教育唯一的、至少是最優先的，目標是增進受教人學生的福祉；另一是充分的理解到教育是實踐科學，必須用審慎戒懼的態度來處理和教育相關的事項。長期以來，台灣的政治人物將教育作為工具，涉入教育的學者專家全盤忽視前列的原則。所造成的後果是：台灣的大學教育不及美國和中國大陸嚴謹，中小學教育完全為考試導向，並未能培育出具有真正競爭力的下一代。

Abstract

Modern education is operated upon two principles, that the student's well being is the only concern, and that all educational measures need to be carried out with ultimate delicacy. This book reviewed the ways Taiwan's politician manipulating education for political gains, and how Taiwan's intellectual's playing ignorance on educational principles. The unusual pressures endured by Taiwan's students fail to provide them any competitive edges over the American or the Chinese students.

獻 給：

我的父母親、家人，

及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



自序

—編寫本書的歷程

我是1954年第一屆大學聯合招生的考生。在讀高中的過程中，沒有補習，也沒有補習班，課外參考書只有新竹中學彭商育先生所編的代數、三角和幾何三本，內容以解題為主，是油印本的。在大學中，溜溜課，聽一點托斯卡尼尼、海飛茲和迷一陣子《射鵰英雄傳》，就畢業了，服完兵役後，沒有就業就出了國。大學中用的是英文課本，那時沒有托福，也沒有GRE，到了美國之後，上課、交報告和寫論文沒有太大的問題。對在台灣受教育的過程，完全說不上有任何看法。

在1974年至1991年之間，有機會游走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東南亞和美國各地。在那一段時期中，有兩件事情使得我對台灣的教育產生了一點好奇：一件是在美國和香港，辦公室中的女秘書，多半是受過三至六個月專業訓練的高中畢業生，而台灣則是大學畢業生；第二件事是日本、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石油化工廠裡的操作員，是高中或相當於高工畢業生，而台灣則清一色是專科畢業生。這是否意味著台灣教育的效率比較低？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來培養相同的人才？

約在1975年左右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自1991年起，開始用中國大陸出版的教材作為備課資料。原因是這些教材的內容都編排得很充實而有條理，感覺得到是編者在收集了很多資料，再經過消化和沉澱之後所整理出來的嚴謹作品，有些教材要比同性質的英文書更為好用。大部分的教師都會寫一點授課用的筆記或講義，要將筆記或講義整理成為可出版的教材，是要再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心力的；由於在台灣編教材對升等和申請研究經費全無好處，故而能有餘力做這一方面事情的人很少。這便也使得筆者感覺到兩岸的大學教育，至少在教學的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在2000年前後開始有了比較一下海峽兩岸大學教育的念頭。是競爭的對手也好，合作的對象也罷，台灣總得要有點本錢才有資格談對抗或合作。本錢就是國民的素質，或是國民的競爭力，這是要由教育來培養和滋潤的。於是開始設法接觸和海峽兩岸大學教育相關的資料。雖然教了十多年的書，對「教育」只有直、間接的感覺，而沒有真實的瞭解。查閱和消化海峽兩岸大學教育的資訊，是一個自我教育的歷程。就是在這個歷程中，我對「台灣的教育」產生了迷惑和不解，開始將精力集中在「台灣的教育」上。

沒有人會否認教育直接關係到社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教育是以青少年為對象，教育的成果就是青少年的品質，即是今後我們未來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品質。中華民國高級中學法第一條：「高級中學．．．以發展青少年身心、並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為宗旨。」是以高中教育是大學的預備教育。大學教育是整體教育中的一個環節。只要是「教育」，其

對象及目標一定是「受教人學生」。然而台灣和大學教育相關的法令、規章和行政措施，都是將「研究」放在首位，在大學中「研究是最高尚的行為」。在大學階段，受教人學生並不具有單獨做「研究」的能力，有能力單獨做研究的是在大學中任教的「學者專家」們。將大學的重點放在「研究」，即是在實質上顛覆了「學校」的定義和主體，由「學者專家」取代了「學生」作為「教育」機構的主體，「學生」則成為了過客。今日社會對年輕人時有批評，這些年輕人難道不是由「學者專家」們所教導、訓練出來的？在大學中，收了四年錢的主人對學生的責任是什麼？在不是太久以前，一般認可大學教師的任務依次是「教學、研究、服務」，這三種任務分別代表大學教師對學生、自己和社會的責任及優先次序。如果大學趨向於封閉，即是偏重自身的「研究」而減少對學生、家長和社會的關懷，則政府站在整體國家和人民發展的立場上會設法加以修正，例如英國自1970年代開始的大學改革。台灣政府為什麼會和「學者專家」配合無間的任由「學者專家」獨享大學？在今後的二十年間，大學教師的總人數約為七至八萬人，而大學畢業生約有4至5百萬人，台灣的前途是由七至八萬大學教師來決定，還是由4至5百萬大學畢業生來決定？

在人类的歷史上，教育都多少會受到政治的影響。統治者如果能夠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的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即有可能將教育與現實的個人利害作區隔，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教育的理想性和未來性。不具理想性和未來性而只具有工具性的教育培育不出「未來」的人，社會即不會改變和進步。回溯台灣，政治人物習慣於操弄教育使得教育成為保護政權的工

具；近十年來，教育更淪為選舉的工具和炮製政績的工具，將教育和現實政治利害污合成一體，學生和教育都成為了政治人物的芻狗。這就全面的破壞了教育的本質和獨立性，政治人物操弄教育，必須要有「學者專家」們的配合，而配合政治人物演出的「學者專家」們，換取到了些什麼？

自1990年代開始，當政的學者專家和政治人物更全面的推行以「教改」為名的中、小學教育中的「本土」意識型態。台灣中小學的課程及內容在以前所未曾得見的速度來改變，這些改變所造成的後果和「教改」當初所提出的「快快樂樂的學習、高高興興的成長」是全然相反的。當權的「學者專家」們，在「教育」他們分內的大學生已是問題百出，再全面介入他們全無經驗的中、小學教育，所突顯出的是當權「學者專家」們對自己「全能」的自信心，和悍然用幼小無助的生命作為實驗品的勇氣。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中，宣告父母親具有決定子女教育的權利。台灣當權的「學者專家」們憑什麼認為他們可以如此對待人民的子女？他們是什麼樣的「學者專家」？

要如何去陳述和討論前述將教育當作純工具的政治人物，和那些當權的「學者專家」對台灣教育所造成的損害，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課題。台灣的時賢們對此幾乎全無著墨，而教育是高度地域性的，缺乏可以臨摹的樣本。個人對教育和社會人文科學又是外行，不具有嚴肅討論教育的素養和能力，不能層次分明的表達出內心中的看法，在掙扎一段時間之後，自知才盡，沒有去作進一步的嘗試。

2007年2月27日，蘇貞昌先生宣佈他要參加2008年的總統

大選，同時要在2009年開始實施12年國教，氣魄更勝於陳水扁先生的「一縣一大學」，和游錫堃先生的「全民學英語」。于右任先生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百年」的詩句重新浮現，揮之不去。在這滿是一心要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的時代中，總要有一些聲音，對政治人物和當權的「學者專家」以學生和教育為芻狗的豪情，清楚的表達出抗爭的意見。即使這個聲音不夠周延，也不夠紮實。於是我決定將個人對台灣教育的所聞、所見、所思，寫成了《台灣教育六十年（1949-2008）：是誰的教育，是什麼樣的教育》這本書；來說明個人對：教育的定義和相關概念、政治人物對教育的操弄、學者專家的能力、以及政治人物和學者專家聯手下的台灣的大、中、小學教育、和台灣教育如何回歸正常的看法。本書無意作學術性的論述，只是自抒己見罷了。

在第一章「教育」中鋪陳作者對與教育相關概念的理解和詮釋，說明：教育惟一的目標是培育受教人學生的態度和能力，以增進學生的福祉；以及教育是實踐性的科學，必須用「審慎戒懼」的態度來推行。在最後部分說明在進入到WTO經濟活動全面開放的時代之後，台灣的教育要以配合台灣「本土」的生存發展為首要。本章的內容是本書立論的基礎。

第二章「1949至1988年間台灣的教育」。本書將前六十年區分為自1949年至1988年和1988年之後兩個時段；與時下將台灣近代區分為「外來的」和「本土的」時段相巧合。本章藉由：成立救國團、推動九年國教、和廣設專科學校三個事件，來說明1988年之前統治者將教育作為統治工具的心態、

作法和後果。然後總結1980年代社會對教育的期盼為：增加學生進入大學的機率、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和教育鬆綁以促使教育的方式和內容多元化三項。在1990年之後的教育改變，均是以前三項期盼之名來開始的。

第三章「政治人物和教育官僚」，是討論1988年之後的政治人物及教育官僚們對教育的態度。台灣教育的變化，於1980年代開始醞釀、1994年啟動，而從2003年開始噴出推行。本章討論政治人物無所不用其極的來利用教育作為個人工具的情況，以及教育行政人士和政治人物極端獨裁的心態和無知的作法，將「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態度發揮到極致。其對大學及中、小學教育所造成的影響，分別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討論。

第四章「學者專家」。本書中的「學者專家」是特指具有博士學位並任職於大專校院的人。在1980年之後，「學者專家」們在大學教育上的發言權日益明顯，且自1990年之後開始介入「教改」，在2000年之後匯為台灣教育的主導力量。本章的第一部分是說明這批學者專家在台灣大學中所受到的訓練，是自我殖民式的教育，既不本土、也不國際化；在研究所中是經由對某一課題的探索而被訓練為具有獨立進行研究工作能力的人才。具有單獨研究能力的人是具有多方面發展的可能。然後說明學者專家們並不具有：授課、教程設計和課程設計方面的原始能力；兼論及學者專家們的管理和行政能力。除了延續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之外，學者專家們的初能力不多，並不「懂」教育。本章的內容是第五和第六章的基礎。

第五章「沒有靈魂的大學」，是討論台灣今日的大學教育。大學是多數學者專家安身立命之所，瞭解學者專家們在大學中的行為，有助於理解台灣教育問題。本章首先說明台灣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和措施；續之以台灣學者專家們的「大學理念」。可以明顯的看出，台灣學者專家們心目中的「大學理念」是擇取西方大學理念中有利於學者專家自身的那一部分而固執之。然後比較美國和台灣的大學。繼之以說明現行教育法規對大學教師們所形成的壓力，再說明大學學程、教材設計和教學近年來的變化；要指出台灣學者專家們在處理和受教人學生相關的事務時是以自身的方便為首要考慮，「擇有利於己者固執之」，全然不考慮到提供大學資源的受教人學生、家長和社會的需要，學生只是流水而過的必要點綴物。最後是討論台灣大學的虛偽性、欺騙性及走向自我毀滅的可能性。

第六章「學者專家競逐下的台灣中小學教育」是討論由教育體系之外的學者專家們輪番上陣以「教改」之名所推行的中小學教育改變。要推行「教改」的原因，是要使得小朋友們能「快快樂樂的學習，高高興興的成長」；在推行的時候則是以「本土化」和「國際化」為主軸，這兩個主軸的本身並不具爭議性。本章所要呈現的是，由於各路學者專家全然無視於「教育」的基本定義和教育體制的基本文化和運行規則，又完全不自覺自身並不具有規畫中小學教育的能力，各路英雄好漢以無比的自信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勇氣，推行教改所造成的混亂，以及受教人學生所受到的折磨和遺害。這些折磨來自課程和未經試教、教材變動頻繁，教師們未經培訓亦沒有時間去適應教材的變動和新增的科目，教學的內容涵蓋範圍廣而雜且缺

乏明確的優先次序，以流行取代可長可久的價值觀，以及不合理的篩選式的考試。台灣的中小學生是挫折感非常深而學習興趣極低的一群，具體表現在大一新生的學習情況普遍不佳上。負責教改的學者專家們，今天你們如此的對待別人的子女，難道你自己沒有子女和孫兒孫女嗎？

第七章「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體制」是野人獻曝，提出作者個人對改變台灣教育現狀的看法。第一步是主政者必須清楚的認識到他們並不瞭解教育，要向人民坦誠罪已告白，同時要承諾決不為一己一黨的利益干涉教育。第二步是停止添加任何新的變數，設法減少現有的混亂，要求教育部、學校、和與教育相關的人員都必須要「誠實」面對教育和受教人學生；然後放開心胸請教台灣社會具有公信力的前輩先生們，參考一下「先進」的國家設定教育目標，在社會上取得共識。認定「教育」是專業的領域，重新建立師資培訓和研究教育的機構，用「審慎戒懼」的態度，逐步在「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原則下，持之以恆一步一步的走向教育目標。多元的社會是不可改變的現實，教育必須多元化也是不爭的趨勢。多元即是少管制，多透明化，台灣的教育主管單位，必須完全重新定位，從無所不管、無所不能的管理者角色，改變為監督者的腳色；統一分發的做法必須放棄，要使得台灣的學校直接面對學生；中小學能真正多元化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將學測的項目減少到如同美國SAT的語文、解析和作文三項；學測的題目要能符合能力測驗的要求；能，則條條大路通羅馬，自有不同的學習方式和內容，可以提昇國民的基本能力。內在的，台灣的教育界需要有自我約束的機制，以提昇社會上對教育界的信任程

度；外在的，政治人物必須要高度的自律，不涉入教育。最基本的，台灣的人民要用選票來唾棄：做事不擇手段，干涉教育的政治人物。

續編「從『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來看2008年5月20日後的台灣教育」是評論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教育。所看到的是台灣的教育在繼續沉淪。

附錄「海峽兩岸大學『教』方面的比較」，是就所收集到的資料，將海峽兩岸大學和『教學生』相關項目的對比。在諸差異之外，也可以感覺到兩岸均有相同的自我殖民心態。作為引導社會向前發展的學者專家們，在教育上的思維是如此的自我殖民化，要維持生存也許勉強可以，要「崛起」那就要真的是要從何說起？

政府是教育資源的分配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作為教師的「學者專家」們則是教育過程的執行者，家長和學生是最弱勢的收受者。這本書是一個在台灣生活了四十餘年關心台灣未來的人站在弱勢者的立場，用求心安和報恩的心情，為弱勢者所發出的聲音，文字中保留了些許情緒性的語字，作為個人生命歷程中的痕跡。編寫的過程並不順暢，吾妻勵君、吾女元純、元潔始終認為作者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這是能完成這本書最大的原因。勵君更肩負有打字、改錯別字及修正文義的辛勞，這便不是用感謝之類文字所能表達的。

馬哲儒和阮大年兄分別為本書寫序及閱後感，

曹永洋和薛順雄兄修正了字辭，

李淑珍女士修改了書名和部分內容，

喬緒民兄對內容的編排有所指教，

一併致謝。

徐武軍 2009年4月6日補誌

王曉波兄協助本書出版，

曹永洋兄校訂全書，

方資綱兄協助本書部分費用，

專此致謝

徐武軍 2010年2月5日謹誌

序

—推動教育進步的出力者

馬哲儒

推動社會變遷的人有三種：一種是帶領變遷方向的，大多數是默默於本位工作的，另一種就是批判者，都是進步過程中的重要角色，缺一不可。國民素質是國力的基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進步也得依著：制訂方向→執行→批判與檢討→修訂方向的循環，螺旋式地前進。因此，批判也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我自己近三十多年來，在台灣教育的演變過程裡，或多或少都參與了一點。拜讀武軍兄這本新作後，發現自己正是被他批判的「學者專家」之一，但仍然願意鼓起勇氣、硬著頭皮為它寫這篇序文。

書中有些言詞，雖然刺得我有點痛，但還是把它讀完了，因為這是一本花了時間搜集資料，精心思考後才完成的作品，裡面沒有選邊站的言論，或者可以說都是站在學生的一邊，也可以說是站在長程整體利益的超然高度說的話。我們沒有必要要求書中內容完美無瑕，但不幸的是，其中敘述的許多事實是